

在開刀與死亡陰影下

掙扎一年半

—苏建政—

台灣有句俗話說：「体弱的人小病不斷，大病不來」。這句俗話的反面含有「強壯的人雖然不常生病，但一病起來就不可收拾」的意義。一年半以來的親身經驗使我更深切的体会到這句俗話的隱含人生哲理。

我自小在鄉村長大，每天如果不是在河塘爛泥中戲耍，就是在炎陽汗雨下奔跑，因而從小就很少與病神打交道。自找入學以後，几乎可以说從未因生病而缺過課，作了將近十年的事也從未因生病而請過假。相反的，我的內人却是小病源，不斷，胃病，腹痛，牙痛，感冒，發燒，消化不良……等々，几乎是週期性的去而復來。我一直都在取笑她「体弱多病」。她總是回敬我說「我是小草，但經得起狂風暴雨，你是大樹，一旦颶風來，連根都可以拔起」。差一臭她的話就應驗了。

自能記事以來，我就很不喜歡看醫生，更不喜歡吃藥。去年二月間，找居然心血來潮地跑去 Kaiser 医院作一般性的身體檢查 (General Physical Examination)。那時找祇是想留下一些免費的体检資料，想不到這一去竟使我成為醫院的定期性顧客，使我成為醫師和護士們談天的資料，也使我們家庭生活蒙上了一層不好的陰影。

其他的体检都很順利，也很正常。照過 X-光之後，X-光科的技術人員以為那張照得有問題，連續叫我回去照了兩次。後來她們將我的照片送去給 X-光科的醫生，她們才肯定說我的肺有問題。醫生指着 X-光照片給我看，說我的左下肺有一塊二公分左右的暗陰，不曉得是什麼東西。他將這些照片送去給我的指定醫生 (Medicine Dept.)。這位醫生叫找再回去 X-光科照一張放大的局部 X-光照 (Tomography)。結果是我的左下肺

確實有一個暗陰。

緊接着他們就把我送到外科 (Surgery) 請一位肺臟醫生診斷。他送我到實驗室 (Laboratories) 去檢查血液，檢查便尿，以及痰液，甚至送我到 TB 皮膚試驗。結果什麼都很正常，TB 試驗也沒反應。這些結果說明我沒有 TB (肺結核)。不是 TB，那個暗影是什麼呢？醫生不能肯定，又叫找回去注兩次的皮膚試驗，最後一次用兩倍的試液 (Double Dose)，結果有一些反應 (Positive Indication)。醫生說我以前可能接觸到 TB 菌。我告訴他十年前我來美時手中提着一大張 X-光照片證明我並無 TB，在 Oklahoma 四年也都正常，去 N.Y. 就職以及三年前去 Lockheed 上班前的 X-光照也都正常。現在怎麼說我以前可能接觸過 TB 菌呢？他說 TB 病菌有的可以潛伏很久才顯現出來。如果確定是 TB，他不会再為此而擔心。耽心的是它可能不是。由於他不能肯定，又送我回去 X-光科作一天的腎臟及肺部樣本檢查。他們把我局部麻醉，然後用一條支氣管鏡 (Bronchoscope) 從我的鼻孔伸進去，一直伸到肺部去。藉 TV 之

助，他們及我均可看到那隻刷子一般的檢鏡在我肺部上移動。試了好幾次，直到在那塊暗影上取得樣本 (sample) 才伸出來。這些樣本立即送到實驗室作顯微鏡檢查 (microscopic Examination)，看是否有惡性的東西存在。

結果並沒有發現什麼不良的東西。醫生們反而為我的麻醉反應而着慌。原來在麻醉期間之後，我的脈搏遲々不回慢正常，我昏沉沉的不省人事。他們拿儀器來量我的心電圖 (Electro-Cardiogram)，結果發現我的心電圖不成章法，醫生趕緊把我送到急診室 (Emergency Care Room)。醫生與護士一個接一個來看我。我心裡暗地想，他們到底是真心關心我，還是好奇地來看這位心電圖雜亂無章的東方奇人。好不容易他們才讓我離開急診室。為了心電圖而脈搏，我又回去檢查了好幾次 (包括平時的心電圖，劇烈運動後的心電圖，以及血液檢查)。

根據這些檢查的結果，外科醫生開始作診斷。他說我肺部上的暗影可能有三種來源：

- (1) 病菌感染 (Fungus Infection) 的結果

果；(2)良病瘤 (Tumor)，這種瘤祇限於一隅，可以用手術來切除它，也不會再生長；(3)惡性瘤或叫做癌 (Cancer)，它不限於一隅，也會侵害破壞正常的組織，它能漫延到身體的其他各部去生長。這種漫延叫做轉移 (Metastasis)。由於我並沒有肺癌的初期症狀 (如咳嗽，喘氣與胸部微痛等)，我又不抽煙，身體的情形也很健壯，因而醫生說我肺癌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也不能肯定說沒有。我問他可能性有多少，他說不是偶然率 (Probability) 的問題，既便是十分之一的可能性也不能忽視。

最後他建議最好是做胸部切開的手續 (Thoracotomy) 把那個暗陰拿出來看，是什麼東西，如果不是惡性瘤，就不再有問題，如果是惡性瘤，需要把一部分左肺切除，想辦法防止它再生長。我問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確定它是不是惡性瘤，他說有一種方法叫做切片檢查 (Biopsy) 可以從肺上拿出切片來檢查。但切片檢查有一個缺點，如果是惡性瘤，取切片時怕會刺激到它而使它生長漫延，如果漫延到其他

部位會更難治療，更危險。

也許我還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老念頭，再加上我一直深信我的身體不會有問題，因而覺得醫生對別人的身體未免太兒戲。動不動就動手術切掉我一部份的肺臟。因而我要求他將我的全部檢查結果送去 Stanford Hospital，我要求請教其他肺科醫生的意見。好不容易我跑到 Stanford Hospital，他們居然找不到那位跟詳約定的醫生。後來他的助手來跟我談。他以前也在 Kaiser Hospital 作過見習醫生，雖然他沒有找到我的資料，他却肯定的說，他和他的上司均同意開刀是最安全可靠的政治方法。花三十元去聽這種輕率的第三者意見，使我很泄氣，使我有一種求助無門的感覺。

但我還是不肯死心的去接受手術。在彷徨不定之時，協志會請到了林醫師來介紹有關核子醫學 (Nuclear Medicine) 的發展。我問他的看法，他也覺得手術是最簡便，危險性最少的治療法。因而我才死心踏地的去向 Kaiser Hospital 約定手術的日期。醫生再一次告訴我，

手術雖然已很進步，但不能說沒有死亡的可能性，要我在心理上有個準備。他說手術要一天，然後要在特別病房（Intensive care room）住一星期才能回家靜養。以我的健康情形，他估計一個月以後我就可以開始上班。

要去醫院報到的前一天，我又去照一次X-光。要離開家去醫院報到那一天，我不由得興起一種“莫離氣短，兒女情長”的感覺。我告訴內人說：「萬一我的手術沒有成功，請你再找一位可靠的人結婚，並盡心力把兩個子女撫養成人。有事需要幫忙時，請找下是及H先生，他們均自動答應還要幫忙」。眼看著年小無知的子女，我几乎含著眼淚向他們說：「Bye! Bye!」。

下午三時左右，辦好入院手續，住進病房，換上睡衣後，護士帶我看特別病房。她說我得在那裡呆上一星期，要給我心理上有個準備，在那裡我看到病床上依著葡萄糖液及氣管而呻吟的病人，我心裡不由得涼了半截。回到普通病房，剛好看到隔床的病人開刀

回來，見其苦狀，更使我由心底發起毛來。晚飯後，一位剃髮專家來剃胸毛。東方人是他最歡迎的病人，因為東方人很少有毛茸茸的胸毛。

接着一位麻醉師（Anesthetist）拿着一本“麻醉經”來到我的床前，一条一条的唸給我聽，並告訴我說：雖然麻醉已相當進步，並不是沒有危險，希望我在心理上有個萬一的準備。他坐在床前唸他的“麻醉經”使我有一種牧師拿聖經作最後祈禱的感覺。

他離開之後，我腦海裡就不斷地想起一幕一幕的往事。想到我本來就是一個平凡庸碌的人，在許多緊要關頭，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力量會來幫助我，使我順利的達成我的願望。也想到平生很少存心去佔別人的便宜，也從未居心去損傷他人，根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佛家輪迴思想，上蒼應該不會虧待我才對。也想到唐朝一位失意的文人的名言“良田十畝，買妻子慧，夫復何求”。雖說還未得到良田，但我已有賢淑的妻子，聰慧的子女，還有什麼不滿足的？我

也想到十年不見的父母及弟兄們，我不能讓白髮人哭黑髮人……。

晚上八時左右，外科醫生來看我，打斷了我的胡思亂想，他告訴我說明天早上八時要手術，問我是不是都準備好了？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我問他昨天晚上的X光照片是不是看到了，他說還沒有收到。我請他是不可以回去 office 找看，他去了好一回才回來，告訴我說：「那個陰影似乎小了些。你要依照計劃在明天早上手術呢？還是要回去，以作間歇性的 Closed-watched 檢查」。我一時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請他再說一遍。他重複了之後，我就從牀上跳起來，一邊穿衣服一邊告訴他：「你以為我會有其他的選擇嗎？」。他笑着說：「我知道你是個固執的人」。

我三步併成兩步地衝出了病房。再一次，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種什麼力量幫助我逃過了鋒利的刀鋸。但是死亡的威脅並沒有完全去除，我還得不斷地去作 Closed-watched 檢查，我還得想盡方法要把那個肺部上的暗影塊癌除去。繼續地，我在

開刀與死亡的陰影下掙扎了一年半。讀者如果還有興趣，如果不嫌我的拉長雜文，以後我會把我掙扎的經過再寫下去。

上接第47頁

在美為人的藝術

埋怨她的先生對同鄉會做太多事，這樣就是有些太立他期望她的先生能多照顧家裡而少管同鄉會的事，這就是說在她的心理認為每二個月與同鄉會在一起認為太多而不滿。更嚴重的可能是先生的薪水學位不能符合太太的期望，因此而發生家庭的不合。如果我仲能够降低我仲對某些事情的希望，一些不滿就會因此而消失。這個原則些東方的知足常樂的道理很類似。

青水先生舉了這三個基本原則無非是想告訴同鄉一美為人的藝術，也可以說是在人生遊戲上的出牌原則。這三种基本原則說來簡單，但應用起來卻要很有技巧才能顯出它的效力。同鄉仲最好是記住以後經常反問自己你為人是否符合這些原理，因為成功的人生是屬於自己對自己有信心的人。